

乌托邦的当代重构:生态视角下《生态乌托邦之诞生》的技术革新与社会变革

贺毅娜

(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淮安 223001)

[摘要]本文以欧内斯特·卡伦巴赫生态乌托邦经典作品《生态乌托邦之诞生》为研究对象。基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与乌托邦研究的交叉视角,通过文本细读与理论对话的方法,其系统剖析作品“历史演义+未来警示”的叙事策略及其对气候危机与政治极化现实困境的回应逻辑。其重点挖掘小说中“太阳能技术突破—能源体系重构”与“分散化政治—社会治理革新”的双轨实践路径。通过引入原文核心引文并展开深度阐释,其修正既有研究对技术伦理与社会变革内在关联的论述偏失。研究发现,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并非单纯的理想建构,而是蕴含“技术去中心化”“社会关系平等化”与“人与自然共生化”的三重逻辑,其对当代生态文学创作的叙事创新与全球生态治理的实践路径均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关键词]《生态乌托邦之诞生》;生态乌托邦;技术革新;社会变革;气候治理;政治极化

[中图分类号] I712.06; Q988; G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10-0195-04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10.063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引言:乌托邦传统的生态转向与文本研究定位

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问世起,乌托邦文学就承担了“揭露当下,幻想将来”的双重使命。进入20世纪后半叶,随着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逐步扩大,传统乌托邦社会理想维度同生态关怀渐渐融合起来,“生态乌托邦”作为新兴的文学类型就此问世。正如生态批评家乔纳森·贝特所言:“当自然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前所未有地绑定在一起的时候,乌托邦的想象就必须超出阶级和国家的边界,伸向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欧内斯特·卡伦巴赫于1975年出版的《生态乌托邦之诞生》(*Ecotopia Emerging*)就是这样的文本,它作为《生态乌托邦》的前传,以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动荡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太平洋沿岸三州的独立运动,构想出一个通过技术革新和社会革命来解决生态危机的理想世界,是生态乌托邦文学的“实践纲领”。

目前学者对于《生态乌托邦之诞生》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将其作为生态文学的一个代表来分析它的环境意识;二是从中提取技术和社会变革的部分来进行现实生态治理的启示。然而已有研究也存在明显不足:第一,没有深入挖掘文本的核心叙事逻辑,尤其是“历史演义”与“未来警示”是如何形成叙事闭环的;第二,对于技术革新和社会变革的内在联系的阐述较为薄弱,大多把两者当作平行的解决方法,忽略了技术去中心化与政治分散化的协同作用;第三,缺少引文的运用,没有借助文本内部的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使得论证缺乏说服力。

鉴于此,笔者从生态学视角,采取文本细读—引文佐证—理论对话的叙事框架,将文本置放在乌托邦文学传统的语境之中,并置于当下生态环境危机的背景下,重点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用“历史追溯—未来建构”来回应气候危机与政治极化的现实困境;二是技术革新特别是太阳能技术同

社会革新,尤其是分散性政治以及性别平等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联系;三是这种生态乌托邦构建,对于当代生态文学的创作以及现实生态治理来讲,又存在着哪些理论及实践意义。通过回答以上来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丰富对生态乌托邦文本的认识。

一、现实镜像:气候危机与政治极化的双重困境及理论溯源

卡伦巴赫在《生态乌托邦之诞生》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我所描述的未来并不是一个凭空想象出来的空中楼阁,而是我所处的这个时代正在进行的危机的一种延续与反应。”作品建立的乌托邦世界,都是因为气候危机、政治极化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产生。要了解文本的乌托邦想象,就务必先搞清楚它所对应的现实镜像以及理论根源。

(一)气候危机:工业文明的生态悖论

工业革命以来的“征服自然—无限增长”发展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陷入严重的生态悖论。卡伦巴赫在小说里运用美国联邦政府的环境报告的数据,直接显示了危机的严重:“1973年,美国消耗的化石燃料占全世界总和的34%,产生的二氧化碳比1950年多出87%,西部干旱区湖泊面积相较于百年前减少了42%,加利福尼亚州红杉林面积缩减了61%。”以上数据并不是文学虚构,而是对当时美国环境状况的真实反映,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中就指出“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已经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1973年石油危机更是暴露出工业文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从理论上讲,气候危机本质上就是“资本逻辑和生态逻辑的冲突”。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双重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自然的矛盾。卡伦巴赫在小说中也抓住了这点,他通过企业的巨头们进行对话来表达资本

收稿日期:2025-12-26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重点课题(项目编号:23SWA-01);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024SJYB1402)。

作者简介:贺毅娜(1981—),女,陕西西安人,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教学法、英美文学。

破坏生态的过程。石油大亨安德森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季度的利润表,而不是五十年后冰川会融化的数据。”这种把眼下经济收获放在长久生态安定之上的资本逻辑,就是气候危机渐渐加重的真正缘由。加州经常发生森林大火、密西西比河经常出现洪水这些场景,在小说里就是这种生态悖论的文学体现,给后续的生态乌托邦搭建奠定了现实根基。

(二)政治极化:生态治理的制度障碍

与气候危机并存的是政治极化带来的治理难题。卡伦巴赫在美国小说里写美国两党对环境政策的极端立场,民主党想要用政府干预来限制企业排放,而共和党人喊着“环保政策将会毁灭美国经济”,在国会为一项碳排放法案争论长达18个月后才把它搁置下来。这种情形也存在于现实当中,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环保运动同保守主义势力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尼克松政府创建了环境保护局,可是福特和卡特两届政府在环保政策上摇摆不定,这显示出政治极化给生态治理带来了重大妨碍。

气候危机和政治极化相互纠缠,这是卡伦巴赫生态乌托邦开始的地方。作品正是通过文学的呈现把双重困境凸显了出来,技术革新和社会革新的必要性才得以彰显。

二、叙事策略:历史演义与未来警示的辩证统一

《生态乌托邦之诞生》摆脱了传统乌托邦文学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即“单向度的未来图景”,使用“历史演义+未来警示”这一辩证叙事手法,在对当前现实危机构造一个历史上的溯源以及对未来的回溯的过程中,建构出一条“批判—建构”的叙事环。

(一)历史演义:危机根源的谱系学追溯

卡伦巴赫把小说的叙事起点设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凭借“生存主义党”领导人维拉·奥尔文的回忆视角,对气候危机和政治极化的根源实施谱系学追查。这种历史演义不是简单的再现历史,而是文学叙事中危机“累积”的过程。小说里的维拉,在日记本上写着,我们现在所遭遇的生态危机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过去这一百年里无数个小小的“选择”所导致的,福特流水线的诞生,郊区的扩建,塑料的发明,每一个看似在往前走的选择,其实都是我们在今天面临的危机做出的铺垫,它冲破了“危机是偶发事件”的观念,把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的弊端给揭示出来。

历史演义里,卡伦巴赫着重关注三个关键节点:一是19世纪末的“西进运动”,大量开发西部资源,生态遭到破坏;二是20世纪20年代的“消费主义兴起”,广告业带动的“用完即弃”理念,加重了资源浪费;三是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军备竞赛”,军事工业扩张,能源消耗剧增。通过对这几个节点的描述,小说建构起了一条“开发—消费—军事化”的危机链条。比如小说里描写的加州红杉林砍伐场景:20世纪50年代,为了建造军用飞机跑道,1000年树龄的红杉被砍伐,当时报纸称这是“国家安全的牺牲”,但没有人知道,这些树木是气候的调节器。这样的历史回溯使读者意识到生态危机是长时间的历史进程导致的,解决危机也是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进行系统性改造的。

(二)未来警示:乌托邦建构的可能性论证

如果说历史演义是破,那么未来警示就是立。卡伦巴赫追本溯源,把危机根源溯及至最根本的处所,在太平洋沿岸三州(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的独立叙述里构建了一个生态乌托邦式的未来蓝图,它并非一种“理想化的空想”的东西,而是一个“警告性的方案”。

而对于未来的预警也不在“生态乌托邦”这个终结的形

态中,而是在“创造过程”中。这也使它不同于传统乌托邦文学的“静态呈现”。卡伦巴赫细致地描述了从危机爆发到乌托邦成型的十年时间里太阳能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分散的政治结构、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等,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矛盾与斗争。例如在太阳能技术推广的初期,小说中就有“石油公司企图用专利战来阻止太阳能电池的普及,生存主义党组织志愿者公开技术图纸,最后石油公司的阴谋在人民的支持下破产”的描述。这种矛盾建构过程使得生态乌托邦显得更加可信,并且也传递给读者“想要改变就必然要斗争”的讯息。

历史演义与未来警示相辅相成,《生态乌托邦之诞生》的叙事就形成了很强的逻辑张力,借助历史回溯来显示危机是必然的,经由未来构建来证实变革是可以实现的,这种张力既加强了作品的文学感染力,又加大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三、技术革新:生态乌托邦的物质基础与伦理重构

在生态乌托邦建构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技术革新,但是卡伦巴赫对于技术的建构并不是“技术决定论”,而是“技术伦理重塑后的生态性变革”。小说里所描绘的以太阳能技术为主的技术体系,不但给生态乌托邦赋予了物质根基,而且重塑了“技术—人—自然”之间的联系,达成技术的“去中心化”和“生态化”。

(一)太阳能技术:从“控制自然”到“顺应自然”的转型

太阳能技术是生态乌托邦技术体系的核心,卡伦巴赫对太阳能技术的描绘打破了工业文明“技术控制自然”的逻辑,是“顺应自然”的生态伦理,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做到了“能源独立”,能源独立不仅是生态的,也是政治的、经济的。卡伦巴赫利用对太阳能技术“开源共享”的叙述去重新构建起有关技术拥有的道德。卢·斯威夫特发明了太阳能电池以后,面对企业以及学校想要购买的提议,她明确表示:“这项技术属于所有人,不是属于某一家公司或者某一个人。要是我把它卖了,它就被用来赚钱,而不是拯救地球。”这种开源共享的技术伦理与资本主义“技术专利私有化”的逻辑是完全相反的,是生态乌托邦的“非剥削性”。小说里后面的技术普及过程,就表明了这种伦理的正确性:志愿者把技术图纸翻译成很多种语言,在全世界范围内流传出去,于是太阳能技术很快就得以大规模应用,而且普及的速度比专利技术快得多。“这种技术伦理的重构是生态乌托邦革新的一部分,也是给当下革新带来启示的部分。”

(二)多元生态技术:系统性生态治理的技术支撑

卡伦巴赫意识到单一技术不能解决复杂的生态危机,因此小说中构建起一个由太阳能技术为中心,包含农业、交通、工业等领域的多元生态技术体系,体现“系统性生态治理”。

在农业方面,小说中出现了“生态循环农业”技术体系:利用固氮作物和粮食作物轮作,用下水道污物和垃圾堆肥做有机肥料,完全不用化肥,用蜜蜂、鸟类生物防治,不用农药。这种农业技术体系既解决了传统农业的环境污染问题,又做到了“资源循环利用”,就像小说里的农民说的那样,“我们的农场没有废物,粪便变成了肥料,秸秆变成了饲料,整个农场就是一个循环的生态系统。”

交通方面,小说构想出“低碳化、去中心化”的交通技术体系:“城市内部设置无车区,自行车、电动滑板车,长途交通采用酒精燃料的轻型马车、太阳能火车,取代燃油汽车。”这种对交通技术的“实用性”的回归,正是生态乌托邦的技术价值观,技术服务于人,而不是人的欲望膨胀。

建立起多元生态技术体系,就表示“技术也应是生态保护的手段”,否定了“技术肯定要破坏生态”的悲观论断。卡

伦巴赫采用技术叙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认为技术没有好与坏,关键在于技术之后有没有好的伦理与制度。

四、社会变革:生态乌托邦的制度保障与价值重塑

如果说技术革新的成果是生态乌托邦的物质条件,那么社会变革就是它的制度保障。卡伦巴赫认为,技术生态化的转变必须同社会制度的转变、价值观的转变等同步进行,不然技术就是剥削的新手段。所以,就技术革新而言,它主要搭建了以“分散化政治”“性别平等”和“生态伦理”为代表的以社会变革作为架构从而达到技术与社会、价值的协调整合。

(一)分散化政治:从“集权治理”到“社群自治”的转型

面对如何处理政治上的极化所带来的困境,卡伦巴赫创造出了一个有着“分散的,社群的”政治结构的生态乌托邦,从而消解掉了那个“中央控制”。小说中生存主义党提出的“十无律”纲领中指出“权力应当是直接受到决策影响的人,而不是离基层远的中央政府。”“社群自治”就是每个社区根据自身生态和社会条件,自己制定发展政策,中央政府只负责协调跨区域的公共事务。

小说里描写的太阳能改造行业,不是被大公司主导,而是被许多社区集体企业主导,每个企业只负责自己社区的太阳能安装与维护,利润共享。这样分散的经济权力从根本上排除了资本对政治的影响,从而为民主政治奠定经济基础。

分散化政治的优势是“提高治理效率、提高民众参与程度”。小说中把生态乌托邦和美国联邦政府的治理效率拿来对比:联邦政府出台一个环保政策要经历国会、总统、法院这些环节,平均下来要花十八个月,生态乌托邦的社群想出一个垃圾分类政策,只需开三次居民大会,两周就能执行。这种高效的治理,就在于“决策和执行很近”,让政策对准基层的需求。同时分散化的政治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的参与度,在小说中所描述的“社群议事会”:每月开一次全体居民大会,讨论社区的大事,任何居民都可以提出议案,议案是否通过由投票决定。这种大众化参与使得生态理念能迅速变成集体行动,政治极化最根本的矛盾,也就是利益诉求无法表达,就这样被化解。

值得注意的是,卡伦巴赫的分散化政治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有节制的去中心化”。小说里设置了“生态乌托邦联邦议会”,联邦议会协调各社群间的资源调配、环保等跨社群事务,联邦议会的权力来源于各社群,但联邦议会不能干涉社群内事务,这种“集权和分权的结合”,使分散政治具有灵活性又没有碎片化之弊。

(二)价值重塑:性别平等与生态伦理的普及

社会变革的深层是价值观念的变革,卡伦巴赫在生态乌托邦里大力推广了“性别平等”与“生态伦理”两大价值观念,为技术与制度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小说里维拉直言不讳:“如果我们不改变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关系,所有技术和制度的改变都只是昙花一现。”

“性别平等”在生态乌托邦中不是简单的“权利平等”,而是“价值观念的根本变革”。卡伦巴赫通过具体叙事打破了“男性主导技术与政治”的传统认知:女性卢·斯威夫特是太阳能技术的发明者,女性维拉是生态乌托邦的政治领袖,女性在农业、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也都占有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写男性的变化,工程师汤姆一开始认为“女人搞不了技术”,后来感慨“卢的生态观念比我深,想的不是技术能不能搞起来,她是考虑技术跟自然能不能在一起”。“她能行”这样的思想转变体现了性别平等的意识,各种性别的认识能力有所差别,做到彼此相长。

生态伦理的普及是被“教育改革”和“生活引导”。在教育方面,生态乌托邦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作核心课程,从小学就传授生态知识和可持续生活的技巧,使生态伦理成为学生的自觉意识。生活方式引导方面,生态乌托邦以“绿色消费激励政策”促进低碳生活,生态伦理成为现实生活的具体行为,在社会中形成出“人人保护生态环境”的氛围。

性别平等与生态伦理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更平等,人与自然之间更和谐。这种价值观念的变化给技术革新、制度革新赋予了动力,也让生态乌托邦变得更加稳固。

五、生态意蕴与现实启示:乌托邦想象的当代价值

《生态乌托邦之诞生》一书出版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它所构建的生态乌托邦想象依然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它不只是在生态文学创作叙事层面有所革新,而且在现实生态治理上亦有启示,所蕴含的“技术—社会—价值”协同变革的生态意蕴,给当下应对气候危机及政治极化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生态意蕴:人与自然共生的文明新形态

《生态乌托邦之诞生》最核心的生态意蕴就是提出“人与自然共生”的文明新形态,突破了工业文明“人类中心主义”窠臼。卡伦巴赫在小说里用生态乌托邦的实践证明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可以并行不悖”,这种并行不悖就是重构“人和自然的关系”:从“征服与被征服”到“共生与共荣”。小说中生态乌托邦的座右铭“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的主人”很好地概括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共生文明的新形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适度发展”的经济理念,拒绝“无限增长”的迷思,把经济规模控制在生态承载力以内;第二是“去中心化”的社会结构,防止权力和资本的过度集中破坏生态;第三是“生态自觉”的价值观念,让保护自然成为每个人的行为自觉。这三个特征互相联系,形成了“经济—社会—价值”协同生态。正如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所说:“一种土地伦理将会把人类置于土地共同体中的普通成员和公民地位。”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就是这样的土地伦理。

而且小说的生态意蕴还表现在“全球视野”与“地方实践”相结合。生态乌托邦虽是地方独立运动的产物,但是也一直具有着全球的生态意识,比如在太阳能技术发展成熟后,生态乌托邦向发展中国家主动提供太阳能技术援助,协助他们建立可再生能源体系。这种“地方实践—全球共享”的模式,给当代全球生态治理给予重要的思想启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要靠每个地区的本土化实践,也要靠地区之间的合作和共享。

(二)现实启示:生态治理与文学创作的双重借鉴

就现实生态治理而言,《生态乌托邦之诞生》给出“技术革新+社会改变”双轨计划,对眼下怎样对付气候危机和政治分化的处理给予了关键参照。首先是在技术方面,小说当中提倡的“技术去中心化”还有“开源共享”的思想为当代可再生能源发展带来直接的帮助。比如肯尼亚的“民众太阳能计划”,就是受这种理念启发,靠社区合作来推广太阳能技术,于是该国农村太阳能普及率,在十年里从5%提高到40%。

其次是社会制度上,在政治“分散化”方面,小说提出的关于政治极化的解决方案:当代政治极化的重要原因就是“基层声音被忽视”,分散化政治通过“社群自治”,让基层的声音被充分表达出来,从根本上铲除了极化的土壤。而德国的“能源社区”就是典型案例,德国居民可以自主成立能源社

区,自行生产可再生能源并在本社区内进行分配,这样既可以提升能源效率又可以提升社区凝聚力,减少政治矛盾。

最后,在生态文学创作上,《生态乌托邦之诞生》“历史演义+未来警示”的叙事策略,给当代生态文学创作给予了重要的创作范式。传统生态文学常常陷于“危机批判”单一叙事,卡伦巴赫的叙事却做到“批判—建构”平衡,既体现出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又给予有效的解决方法,这样的叙事方式更利于唤起读者的行动意识。

当然,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也有其局限性。他认为生态乌托邦和外界没有关联,其实它对全球资本主义是有的;而且他低估了革新难度和抵制传统能源企业的程度。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但是并不妨碍其当代意义,反倒使我们认识到生态改造是相当繁杂的一项系统工程,应对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因素都要加以考虑。

六、结论

欧内斯特·卡伦巴赫写的《生态乌托邦之诞生》用“历史演义+未来警示”这种矛盾的讲述手段塑造出一种“技术改革+社会改变”的生态乌托邦模样。作品剖析气候危机和政治极化的境地,揭示工业文明的“资本逻辑—集权政治—人类中心主义”的病灶,采用以太阳能技术为代表的技术体系与以分散性政治、性别平等为代表的社交体系来象征技术去中心化—社会社群化—价值生态化的转变过程。这种乌托邦的建构不是一种理想化的空想,而是一种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警示性方案”,它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意蕴,给当代的生态治理以及生态文学的创作带来一定启示。

在全球气候危机愈发严重,政治极化愈发严重的当下,《生态乌托邦之诞生》的价值就显得愈发明显。它告诉我们要想解决生态危机,光靠技术不行,还得要改变社会制度、社会价值观,乌托邦不再是“不着边际的梦”,它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未来的生态治理实践要汲取这种乌托邦想象中的合理部分,把“技术—社会—价值”协同变革的观念落实到

实际行动中去,未来的生态文学创作也要继承这种“批判—建构”的叙述传统,给生态变革赋予更多想象的空间。人类要达成人与自然共生,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就须依靠文学想象和社会实践形成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 [1] 凤凰读书. 生态乌托邦的可能[EB/OL]. (2010-12-1) [2020-3-15]. http://book.ifeng.com/shuping/detail_2010_12/01/3290058_0.shtml.
- [2] Elaine Woo. Ernest Callenbach dies at 83; wrote environmental novel 'Ecotopia' (*Los Angeles Times*) [EB/OL]. (2012-4-25) [2020-3-15]. <https://www.latimes.com/local/obituaries/la-me-ernest-callenbach-20120425-story.html>.
- [3] (德)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 唐正东,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3.
- [4]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86.
- [5] (美)欧内斯特·卡伦巴赫. 生态乌托邦之诞生[M]. 李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51.
- [6] (英)乔纳森·贝特. 大地之歌:生态批评导论[M]. 程相占,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00.
- [7] 张艳梅. 生态乌托邦文学的叙事策略与价值重构[J]. 文学评论,2021(3):124-131.
- [8] 王诺. 生态批评的思想资源与理论范式[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0(2):89-98.
- [9] (美)欧内斯特·卡伦巴赫. 生态乌托邦[M]. 杜澍,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
- [10] 郭晓燕. 科学乌托邦主义的问题提出和概念内涵[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6):8-13.
- [11] (英)戴维·佩珀. 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 刘颖,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01.

The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of Utopi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Ecotopia Emerging*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HE Yi-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an Jiangsu 223001, China)

Abstract: Taking Ernest Callenbach's classic ecological utopian work *Ecotopia Emerg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based on the cross-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Marxism, technological criticism theory and utopian stud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 future warning" in the work and its response logic to the realistic predicaments of climate crisis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rough the methods of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and theoretical dialogue. It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dual-track practical paths of "solar energy technology breakthrough—energy system reconstruction" and "decentralized politics—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the novel. By introducing key quot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text and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pretation, it corrects the existing research's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ethics and social chang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Callenbach's ecological utopia is not merely an ideal construction, but contains the triple logic of "decentralization of technology", "equaliz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coexistence of humans and nature". It is of significant implication value for the narrative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practical path of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Key words: *Ecotopia Emerging*; ecological utopi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climate governanc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责任编辑:桂杉杉)